

張宗昌外傳(七)

戚宜君

林白水惹禍上身

白雲蒼狗，變幻莫測，曾幾何時，張作霖由瞧不起吳佩孚，進而成為冤家對頭，如今，又因為時移勢易，而握手言歡了。

經過一些人的穿針引線，民國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，吳佩孚專車抵達保定，駐節「光園」，張作霖亦於六月五日抵達天津；又經過一番協調佈置，兩人次第入京，互相拜訪，並換了蘭譜，結成異姓兄弟。吳比張年長兩歲，張作霖便「吳二哥」長、「吳二哥」短，叫得親熱非常，並在順承王府攝影留念，張宗昌站在後排中央，大有鶴立雞群之勢。

六月二十八日中午，代理國務總理杜錫珪，在「懷仁堂」設宴款待吳佩孚與張作霖；所請吳、張兩巨頭會議，並無形式，亦無程序，僅在宴會前兩人於「懷仁堂」的後客廳，密談了三十分鐘便告結束；會後亦不發表公報，雙方對會談的內容均諱莫如深，不過，大家都知道這次會談，最主要的達成了奉、直、晉聯合討伐馮玉祥的大計方針。

吳佩孚久攻南口不下，不得已才把戰場的主

角，讓給了「奉軍」和「直魯聯軍」，張宗昌担任前敵總司令，八月三日前線竟日大雨滂沱，南口的第一險要——二道關被攻破，張宗昌的部隊已經越過長城，乘勝向前挺進，眼看南口主戰場的軍事任務，指日便可結束，張宗昌在京裡坐鎮，心中一高興，便想出去找樂子，午後率同王琦去找潘復為他們安排節目。

潘復，字聲航，山東濟寧人，面貌韶秀，乃官宦子弟，學識平常，但對吃喝玩樂却無所不精。民國初年，牌酒聲色是北洋官場的聯歡法寶，從而資緣攀援，竟當上了財政次長，每晚在私邸中大開筵席，召妓侑觴，酒後豪賭，習以為常，大有門庭若市之況。

王琦微時曾在挑水行業中當過管賬，以後進了財政部謀得一個祿事職務，曾被當時在財政部担任司長的林白水罵過一頓，一氣之下，跑到關外投軍，十多年以後，居然隨「奉軍」入關，當了憲兵團長。

因為有同鄉之誼，潘復對於聲勢正盛的張宗昌，極力巴結，終因張長腿的推薦，發表潘復為河道督辦，潘意不在此，心中不無快快之感。

民國初年，軍閥混戰時期，新聞工作却受到

相當的優容，今天捧這個，明天罵那個，極盡刻薄挖苦之能事，大體上擁兵自重的軍閥們，在哭笑不得的情況下，或一笑置之，或盡量容忍，始終都沒有對新聞界採取過什麼激烈的行動；而少數新聞界人士也就肆無忌憚的變本加厲，在言論上不止是毫無原則的大事批評，更不擇手段的對人身施以惡毒的攻訐，甚至敵詐勒索；無所不為，「京報」社長邵飄萍，首先被「奉軍」入關後抓來槍斃了，怕事的人都紛紛自動停刊，以免惹禍上身。

「社會日報」社長林白水，猶自我行我素，看準了潘復出山在即，想來一定會求必應，遂去函索取五千大洋；潘正在與張宗昌玩得昏天黑地，一時竟把他的來函擱置未覆。白水心生怨恨，恰好河道督辦之命發佈，林白水便借題發揮，第二天赫然在社會日報登出「尿道督辦」一文，極盡褻謔侮謔之能事，說什麼「腎囊之為物，原只配幫辦行事而已，幸虧長腿使力，使充尿道督辦」云云。

張宗昌與王琦與高采烈的到了潘家，一進門便嚷嚷着說：

「聲航，今兒個咱們上那兒去玩兒呀？」

潘復迎了出來，心事重重的陪着笑臉答：「效帥，恕我不能奉陪您啦！您沒看報紙嗎？咱們還在挨罵哪！」

張宗昌訝異着坐了下來，聽潘復加油添醋的說了一個詳細，便說：

「這也值得生氣嗎？把林白水抓來斃了算啦！」

王琦在身後「啞！」了一聲，即算奉了「令」，於是搖了一通電話到天橋憲兵隊，不一會兒三輛軍用卡車便開到了林白水的家中，像老鷹捉小雞似的把他抓走了。

邵飄萍是四月二十六日被殺，八月七日林白水又被捕了，前後相隔三個月，新聞同業們記憶猶新，認為事態嚴重，遂群往潘宅請求從輕發落。時已入夜，張宗昌猶在潘宅雀戰方酣，揮手命諸人回去，留下了薛子奇與林敬霆一同進餐，餐後繼續雀戰，始終言不及義；一直到午夜過後，薛子奇與林敬霆實在忍耐不住，甚至屈膝下跪為林白水求情，同桌賭友也懇切進言，張宗昌這才在他們預備好的白紙上，歪歪斜斜的寫了「林白水着猶豫執行」八個大字。

其實潘復原意並不想把林白水置之於死地，頂多不過把他關進監牢，讓他受個十天半月的罪，出這口悶氣也就算了；但是，王琦先前曾挨過林白水的罵，此番抓住了機會，生怕張長腿受不了人情的包圍，遂一不作二不休，當薛子奇們喜孜孜的拿着條子出了潘家大門，王琦悄悄的又搖了一個電話，林白水的命運便被決定了。

林白水被逮進了天橋憲兵隊，一直羈留在隊

副的房間裡，從下午直至午夜，十二個小時心亂如麻，滴水未進，想起邵飄萍之死，不覺毛骨悚然，八月的天氣，依然燠熱難耐，但林白水隨着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想從前到如今，一陣寒意，從頭頂一直涼到腳心，掏出懷中的金錶，已經是子夜十二時剛過，祇聽武裝士兵數人由遠而近，門啟處有人向他招手，他以為該是訊問的時候了，想不到到了庭上，只令他寫下簡單的「遺言」，便拉出去槍斃了。

等到薛子奇與林敬霆汗流浹背的趕到了憲兵隊時，林白水已經臥倒血泊之中，鮮血尚汨汨的向外淌呢！人死不能復生，徒喚奈何而已。

第二天晚上，張宗昌在潘宅宴客，在座的有福建籍法界名人邱某，張舉杯對他說：

「抱歎得很哪！昨兒個把您福建老鄉辦了，請您老原諒啊！」

邱某道：「督辦祇問辦得對不對，不必管他是那裡人；福建有三千萬人，殺是殺不完的！」

這幾句不卑不亢，輕飄飄却又沉甸甸的話語，竟把殺人不眨眼的張長腿給窘住了，過了一會兒才自我解嘲的指了指潘復說：

「都是為他出氣的嘛！」

潘復雖然氣量狹窄，睚眦必報，但却並不是真的要林白水的老命，因而既愧且悔的搖搖手說：

「督辦！怎好說是為我？」

張長腿「哦！」了一聲，大笑着說：

「好漢作事好漢當，斃了林白水難道不是為你，而是為了我不成？」

等到軍閥們倒臺之後，有人發起邵飄萍、林白水聯合追悼會，有一副輓聯云：「一碌飄萍身世，千秋白水文章。」橫額是「萍水相逢」，道盡了軍閥肆虐下，手無寸鐵的文化人的飄零身世與淒涼命運。

再說吳、張兩巨頭會談，達成了「軍事合作到底，政治以後再談」的協議，吳拍着胸脯願獨力進攻南口，張作霖笑嘻嘻的對吳說：

「敝部悉聽二哥指揮，我的部隊就是你的部隊。」

待至田維勤師老無功，「奉軍」和直魯聯軍出馬以後，戰場形勢迅即改觀；八月十四日南口主戰場已經結束，繼而宣化、張家口、大同均次第易主；八月二十六日閻錫山的「晉軍」又克復了平地泉，馮玉祥的部隊，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。

張宗昌在京城裡瞎胡鬧，他的部下却攻下了南口，論功行賞，吳佩孚以主帥身份，呈請杜錫珪授張宗昌為「義威上將軍」，張宗昌為討好張作霖，還假惺惺的拒受吳佩孚的保薦呢！

名妓亞仙捨身救梅郎

名妓亞仙，天生麗質，纖穠中度，明眸皓齒，雲鬢花顏，體態輕盈，混身上下玉潤珠圓，皮膚白細，玉臂春葱，吹彈得破；貌既美艷，性更溫柔，蘭心蕙質，善解人意，民國十五年間，正是破瓜年紀，一顰一笑，不知風靡多少王孫公子和達官貴人。

梅蘭芳生於名伶世家，幼承庭訓，家學淵源

，十二歲時便粉墨登場，以文秀可憐之色，發寬柔嬌婉之音，不到一年便名滿都下。他雖然是個不折不扣的男人，但自小便生得一副謙和脆弱的氣質，加上慧巧靈活的心思，尤其是配上那獨特而清和潤朗的甜美嗓音，使他得天獨厚的擁有了扮演坤伶的絕佳條件。

梅蘭芳天生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打扮起來愈顯得黑白分明，加上他有點兒近視，在台上演唱時從不左顧右盼，完全是一派大家闊秀的風範，觀眾看了莫不大大加讚揚，願曲周郎贈以「溫柔、典、雅」四字評語，的確可以當之無愧。

音韻優美，唱腔婉轉，道白清晰，表情細膩，身段矯好，扮相尤其媚艷；就男人扮女人來說，梅蘭芳真可說是「天生尤物，舉世無匹」。男人看他像女人，女人看他像男人，在這種微妙的心態中，也就奠定了他大紅大紫的「伶王」地位。

在一些名士的精心設計下，梅蘭芳的一些花衫戲，無論在唱辭、唱腔、情節、動作、服裝、佈景、音樂、燈光等各方面，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，民國二年，他在「懷仁堂」唱「思凡」，小尼姑的拂塵輕揮，台下冠蓋雲集，一個個如癡如醉，就連狀元總長張謇也「梅郎！梅郎！」的再三歡呼不止。

北平人是聽戲的，上海人則是看戲的，當梅蘭芳在上海演出天女散花時，一陣急促的三絃和琵琶聲中，繡旒揭處，閃出一個花容月貌的天仙美女；白皙的粉頸，嬌媚的臉蛋，特別是秋波流轉，配合上滿頭滿身的水鑽閃爍出來的光芒，全

場的小姐、太太們都自嘆弗如。

在日本演出時，多少多情的少女為他顛倒；美國一批大亨到中國來，以每個鐘頭八千美金的代價，請梅蘭芳表演，打破了全世界藝人收入的最高紀錄。

這些都是民國初年的事了，梅蘭芳並不因走红而露出半點驕傲之態，相反的，對人始終謙和，彬彬有禮，情致綿綿，而且生活嚴謹，不吸煙、不喝酒，尤其是一般伶人所難以企及的是他捧客之中，有遺老、有名士、有清貴者，亦有多金者，梅蘭芳都能應付得面面俱到，恰到好處。

張宗昌攻下南口之後，身價突然增高了不少，甚至他的「致吳佩孚函」公開發表後，也能使代理國務總理為之意興闌珊，旋即不敢戀棧，連忙通電辭職，若論張宗昌一生的遭際，此時大約就是他的巔峯時期了。

一個人在氣燄薰天之時，難免就會趾高氣揚的亂搞一通，尤其是像張宗昌這種人，領到了軍費，便在北京城裡徵歌逐色，吃喝玩樂，天天大宴賓客，並召名伶彩串稱觴，京中名角如尚小雲、程硯秋、荀慧生、徐碧雲、朱琴心、朱幼芬等都看遍了；一夕輪到梅蘭芳，他演的是「太真外傳」，他能把花衫戲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，樂而不淫，俗不傷雅。這晚他扮演楊貴妃的沉酣醉態，跟着三絃奏出的「柳搖金」曲調，輕移蓮步，嬌慵惘惘，接着唱出「這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」，萬縷情思，自丹田湧出，嬌滴滴、懶洋洋，滿台春意盎然，張宗昌更是意亂情迷，遂喚過董副官，悄悄的到後台通知：「大帥

請梅老板散戲後吃宵夜，吃完宵夜再派車送回。

梅蘭芳一聞此話，心知有異，嚇得戰戰兢兢，不知如何應付才好，「身體不適」或「另有要事」等理由，均不足以搪塞眼前的局面，梅蘭芳士一個個急得抓耳搔腮，最後，薛子奇被請了來，想出了一個「李代桃僵」之計，連忙派人到城南精選了十位妙姝，特別指名韓家潭「雙鳳院」的亞仙一定要來。

戲散後客人陸續離去，霎時間燕語鶯聲，一齊向張宗昌圍攏過來，特別是艷壓群芳的亞仙，經過梅蘭芳的拜託，乃不惜工本的使出混身解數，極盡蠱媚之能事，當場便把張長腿迷得暈陶陶的忘記了東西南北，當即命令副官：「命亞仙留侍。」

梅蘭芳乘機起身告辭，張宗昌尚說：

「今晚累了你啦！下次有機會再唱吧！」

梅蘭芳感謝不已，快步走出門外，梅派人士留有汽車守候，見到他來，連忙發動引擎，風馳電掣的直奔前門外「蘆草園」而去。

梅蘭芳走後，張宗昌把其餘九姝，每人獎賞三百大洋，派車把她們送走，遂攜亞仙入幃，此一人間尤物，婉轉承歡，曲盡媚嬌本事，使得這一位粗獷的武夫，享受到平生從未領略過的溫柔滋味。

亞仙狂放無比，一般人多知難而退，雖然，顛倒眾生，尚無嚼臂脫籍的恩客，此番為了搭救梅郎，却覓到了一位旗鼓相當的對象；雙方難解難分，一個要為她脫籍贖身，一個要永遠追隨左

右，第二天張宗昌派人給了鴿兒大洋一萬，亞仙並大宴姊妹三日，遂歸張邸，作了張宗昌的第七位如夫人，後來依次遞補，又晉升為四姨太。

張宗昌回到濟南以後，對梅蘭芳扮演楊貴妃的模樣，始終念念不忘，多次的派人前往，促其到濟南演唱一次；梅蘭芳懼怕他的勢力，常以濟南無大戲院可以登台為理由，加以推辭。張宗昌便命人剋日動工，特地修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「北洋大戲院」，這一回梅蘭芳無法推辭了，只推說因為契約關係，僅能在濟南演唱一晚。

梅派人士明知此去濟南，不啻是羊入虎口，然而，又不敢明目張胆的開罪他，因此，只有在如何脫身這方面妥為安排，計劃之周密，儼然就是一次小型的作戰行動，而且，又有若干應變措施，以便適應突如其來的變化。

梅蘭芳如約到了濟南，但比預定的時間晚了三個小時，以避免處處危機的應酬活動。張宗昌精神抖擻的指揮着所有的姨太太們，化裝成李鳳姐的模樣，在戲院裡當招待，濟南全城的文武官員及富商巨賈，均被請了來共襄盛舉。

這一晚戲碼是「八五花洞」，梅蘭芳嬌艷秀麗的扮像，觀衆十之八九都是綺思泉湧，男子皆欲娶梅蘭芳為妻，女子皆欲嫁梅蘭芳為夫，張宗昌眯着眼睛，一個勁兒的拍着大腿，在替梅蘭芳的唱腔打拍子，那股子樂哈勁兒就甭提了。

戲唱完了之後，未曾卸裝，便由戲院後門溜入濟南車站，進入預先訂好往青島的頭等夜快車包廂裡，這時台上還未完戲，壓軸的武打戲正演得熱鬧，等到張宗昌發覺時，梅蘭芳已在前往青

島的路上。

那時的膠濟路還掌握在日本人的手裡，張宗昌再厲害也還是力有不逮，要是在他權威所及的狀況下，恐怕真要叫火車倒回濟南了，這在軍閥時代，並不是沒有發生過的事！

「五不知的糊塗蛋」

人稱張宗昌為「三不知督辦」，實際上他是一個「五不知的糊塗蛋」。

除了不知道自己屬下有多少人馬，究竟有多少財產，以及到底有多少姨太太之外，就連子女的數目和辦事的權責與方式，均一概搞不清楚；這樣的一個糊塗蛋，居然能夠統領師干，縱橫疆場，攻城掠地，叱咤風雲，進而更能開府濟南，威鎮一方，甚至舉足輕重，炙手可熱，寧非怪事？

其實，說是「怪事」，祇是對問題不加深究的搪塞之詞罷了，任何事情都有其一定的因果關係，決不可以嘖嘖稱奇或頻頻呼怪便算了事，倘若深入的加以探索，自有其來龍去脈的軌跡；而設身處地的祛除主觀意識，把時光拉回到六十年前，以當時的社會背景、風氣、潮流，來加以認知及推斷，便不難掌握問題的核心了。

張宗昌起初僅祇是光桿一人，連單槍匹馬都談不上，不但無力奉養老娘，就連自己也無法生活下去，萬不得已，才遠走關外，準備在查不可知的白山黑水之間，憑恃自己的信心和勇氣，向命運之神，展開艱苦的挑戰。

他曾經挖過煤、墾過荒、淘過金、當過保鏢

、要過流氓、作過不要本錢的買賣，也放過火、殺過人；等到替俄皇攻打日軍時，已經有了一點小小的氣候了。之後，南下投軍，成為一團之長，開始受到了客觀狀況的影響，由於形勢的變化，轉瞬之間，又變成了光桿一條。幾年以後，再抓住了機會，登高一呼，很快的便嘯聚了一支人馬，跟隨吳佩孚入湘，儼然又成就了一個局面，過了些時，又由於客觀形勢逆轉，他的人馬竟糊裡糊塗的被陳光遠吃了個精光，於是，又再度變成了孤身一人；走洛陽、赴保定、出關外，仍然搞不出名堂。消滅高仕儻，收編白俄軍，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本事，張老帥幾乎是坐觀其成，還處心積慮想要把這個破落戶淘汰掉呢！

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張宗昌驍悍勇猛，一下子便掌握了戰場的優勢，更快刀斬亂麻似的收編了不少直系敗兵，待至回師山東，開府濟南，部下人馬已超過十萬之衆，南口之戰尤其出盡了鋒頭，於是聲名顯赫，身價百倍，成為炙手可熱的奉系健將，也可以說是北洋軍閥末期的代表人物。

張作霖任安國軍大元帥時期，張宗昌有一次到京裡向他要兵餉，張問：「山東省一年省庫收入多少？每年要發多少兵餉？」

張宗昌原意是要到多少算多少，根本沒有量入為出的概念，部下每年需要多少薪餉和經費，也沒有一個正確的概念，亂編胡謔也瞞不了老帥，只好答說：

「我不知道，這要問軍需總監祝萬千才行。」

老帥眼睛眯成了一條線，笑了笑說：

「那麼你手上有多少人馬，總該不會不知道吧！」

這個粗人居然也有他的一套邏輯觀念，彷彿憑怨老帥不該有此一問似的說：

「這是一碼子事嘛！不知道每年該發多少兵餉，當然也就不知道有多少人馬啦！再說我也沒有隨身攜帶『花名冊』，如何能夠答出正確的數字呢？這要問問參謀長金壽良就知道了。」

好像還蠻有道理的樣子，張老帥心中生氣，但又不便發作，畢竟張宗昌曾經爲他出過力、賣過命，於是，開玩笑的又問道：

「效坤啊！那麼你有多少個姨太太應該心裡有數吧！」

萬萬沒有想到答覆仍然是「不知道」，張宗昌怪不自在的答說：

「這得問問副官長李子清，我那裡有這份兒閒工夫，去算這筆糊塗賬啊！」

在那個年頭，稅捐沒有一定的規矩，一年收入多少，不但張宗昌不知道，就是軍需總監祝萬千也弄不清楚。至於他手下人馬的數目，在當時由於張宗昌的江湖作風，無論是落魄軍人、失意政客、流氓地痞、販夫走卒，甚至綠林豪強，尤其是掖縣老鄉和昔日故舊，大夥兒一窩蜂似的來到濟南投奔他，而他一向是大門敞開，來者不拒，有時成師成旅的部隊倒戈過來，有時也一次收編幾幫土匪，變化之大，無以復加，參謀長金壽良頭都大啦！張宗昌也懶得管這些撈什子數目。不過倒是有一點應該特別提出來加以強調，那就是張宗昌從闖蕩江湖，以迄位至封疆大員，

他手下的人馬，既不是徵來的，也不是上級撥給他的，完全是憑他自己的本事，嘯聚、撿拾、招募、收編而來的，他這種聚散的作風，正是他打出一番局面的有利因素，但也因爲賢愚不分，菁蕪並收，從而也揀了不少黑鍋，挨了不少咒罵。

有人說：「張宗昌督魯三年，使天高三尺。」意思是說他在山東刮了三年地皮，已經刮去了三尺地面，可謂入木三分的批評了。軍閥的可惡、可恨兼可怕，是因爲他們把老百姓的生命財產，都當成是他自己的，愛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，誰也不許說一個「不」字；如果真正是當成自己的一樣，也還會有幾分愛憐或捨不得的時候，正確的說簡直是把別人的一切都不當成一回事；加上胸無點墨，剛愎自用，一意孤行，不拘法理，爲所欲爲，倒行逆施，胡整蠻幹，任意取捨，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張宗昌承襲了北洋軍閥的惡劣作風，更變本加厲的想怎麼幹就怎麼幹，遂成爲「青出於藍」的軍閥代表人物，受盡後人的詛咒和唾罵。

張宗昌督魯前後不過是三年時間，民國十七年被北伐軍擊滅以後，他向山東省老百姓征收的稅捐，已經超前征收到民國二十八年了。除了「正賦」以外，還有所謂「加捐」和「勒派」，其他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有：賑濟捐、河工捐、汽車捐、營房捐、電話捐、煙種捐、軍鞋捐、煙燈捐、人口捐、富戶捐、撫恤捐、牲畜稅、落地稅、青菜稅等不一而足，甚至還有所謂的妓捐、戲捐、鷄捐、養狗捐、鍋頭捐、小車捐、修張宗昌生祠捐、鑄張宗昌銅像捐，以及官賣大糞捐等，

真可說是集古今中外捐稅之大成，而形成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的態勢了。

濫施征收稅捐還不算，更先後向「中國銀行」及「交通銀行」借款四次，本息合計高達二百五十萬大洋，張宗昌失敗後都成了呆賬。此外更濫發紙幣，計有：山東省銀行票、金庫卷、軍用票等不下三千萬元，以後也都成了一堆堆的廢紙。

中國貨幣有銀元、銀毫、銅元、鎊幣，從來沒有見過金幣，但是張宗昌在山東却鑄造了金幣二十萬枚，雖然流通不廣，但在中國貨幣史上却是一項創舉。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張宗昌接收了當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設的造幣廠，派李厚祚爲監督，任援道爲總辦，以山東所產的金子來鑄造金幣，並派人到義大利請雕刻師設計銅模，正面爲「嘉禾」圖案，並刻篆文「中華民國金幣」及「中華民國十五年山東省鑄造」字樣，背面爲大龍齣徽十二章，式樣非常美觀，比英國的金幣還要漂亮。張宗昌眼看金碧輝煌、光耀奪目的金幣，高興萬分的裝了幾枚在袋子裡，整天叮叮噹噹的把玩不已，並急令大量製造，一批批均爲張據爲私有，很少流通到市面上去；後來，張宗昌死了以後，他的家人陸續拿出來出售，市面上才開始看到這種美觀而值錢的金幣，每一金幣可值十枚銀元，日本人尤其喜歡，多數又被他們高價收購而去了。

既征稅捐又向銀行借款，更濫發紙票，還不時的向北洋政府要些兵餉，左手來右手去，揮金如土，隨聚隨散，張宗昌究竟有多少錢財，他實

在無法計算，不過金幣總計鑄造了二十萬枚，他是搞得一清二楚的。另外聚斂的金銀財寶，反正是多多益善，沒有一個正確的數字，只看他失敗以後，生活亦然豪華如昔，排場仍舊不減當年，使人有理由相信，他在山東割的地皮可真不算少啊！

有兩句當時流行的歌謠：「養個女兒賽如花，洋錢票子大把抓。」就是指的是張宗昌性好漁色而言，他一生狂嫖爛賭，戎馬飄忽，在女人身上花錢從不吝嗇，讓副官揷着滿箱子的金錢去賭博的情形也多的，手氣如果太壞，便叫副官到青樓中找些「青信」來作陪，興致一來便闖室抓一個去「開苞」，把霉氣沖淡了，再回來豪賭。偶而贏了錢，便叫侍候賭局的雛妓，大把的抓一把錢而去；遇到一些稱心如意的，或是忸怩不願的，他便許下諾言，讓她作自己的姨太太，不但可以大把抓錢，而且，還可以按月領取開支。

有些貧苦人家，倘若生了那麼一個面目姣好的女兒，爲了改善家庭的經濟環境，不惜與青樓勾搭，或直接與張的副官們攀交情，情願把親生骨肉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等待傳喚前去侍候賭局，俛俛被張宗昌看上了，一生便吃喝不盡，家庭問題也能立即獲得解決。

青樓妓女整天生張熟魏，日久自然十分厭煩，張宗昌位高而多金，莫不競相討好巴結，曲意承歡之餘，長腿一高興便許她爲第幾姨太太，於是，拿着鷄毛當令箭，既可向姊妹淘炫耀，又可另立門戶，掛起「張公館」的牌子，說不定門口還有兵弁守衛呢！然而，張宗昌說不定早已忘得

一乾二淨了，這種情形不但在山東省的通都大邑多的是，就是平津京滬地區也多在多有。

張宗昌的原配夫人是袁麗珍，住在督署裡主理中饋，常在身邊的有亞仙和櫻子，亞仙不止是人長得嬌媚艷麗，而且，會寫會算，自然而然便担任起貼身秘書的角色，很多機密文件都是亞仙讀給他聽的。另外，還有一個叫櫻子的日本女人，是日本軍火商送給他的，明艷有禮，秀外慧中，把張宗昌侍候得舒舒服服，所有軍火交易，完全由櫻子經手，不啻是日本軍火商人派駐在張宗昌身邊的「坐辦」。

副官長李子清，也弄不清張宗昌有多少位姨太太，曾有人問過他，他說：

「濟南城裡有二十五位，都由我按月照顧吃用開銷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！」

李子清說的也是實話，有些不是由他負責「補給」，他當然無從得知。像是煙臺就有四個，是許道尹送給張宗昌的，而一切開銷都由許道尹負責；在青島大概也有十個八個，都是由畢庶澄和葛光庭代爲物色的；另外在京裡、關外、上海、南京、徐州等地，都有張宗昌的小公館，每地不下三五處，均不在李子清管理範圍之內；他說濟南以外就不知道了，的確也是實情。

在金錢與權勢之下，凡是被張宗昌看上的女人，很少能夠逃過他的魔掌，但他佔有之後並不一定死死的不放，更不至於爲女人擦酸吃醋，好聚好散，頗有「雅量」。有一位姨太太不耐久曠，近水樓台與侍候他的馬弁暗渡陳倉已經有了一些時日，張宗昌聽到了一些風聲，根本沒有當成

一回事兒；不料，在偶然的機會裡，竟被他當場撞破了姦情，當時那位如夫人嚇得面無人色，馬弁亦驚怖得顫慄不止，張宗昌却蠻不在乎的笑着說：

「妳這臭娘們真是香種，既然嚇成這個樣子，當初爲什麼又要犯奸，妳不是愛這小子嗎？那妳乾脆就跟他滾蛋，是妳屋裡的東西妳都拿去，別讓我看生氣！可是有一樣，妳得趕明天離開濟南，假使妳不離開，在這裡爲我丟人現眼，有一天被我看到了，你們就不用活啦！」

張宗昌的老搭檔褚玉璞，可就完全相反，在他担任直隸督辦時，有一天看見一個穿陰丹士林旗袍的女學生，斜倚在書店的架子邊翻閱書籍，那婀娜的情影，使老褚怦然心動；經過公安局長的撮合，這個婀娜多姿、秀麗如畫的張淑英小姐，便成了老褚的第五如君。後來，在火車上邂逅了幾個演武生的名伶，趁在天津「新明大戲院」演出之便，與他們時相過從，連同其他兩位姨太太都作了紅杏出牆。終於風風雨雨傳進了褚玉璞的耳朵裡，這下子劉漢臣、高三魁這兩位名伶，便倒了血霉，雙雙被抓進了監牢。

當時張宗昌正有事在京裡盤桓，畢庶澄亦由奉天來京，兩人談起此事，張說：

「蘊珊（褚玉璞字）的牛性子又發作了！這些臭娘們，那個不是水性楊花，她們愛跟誰就跟誰！去了一個，再來一個豈不更好？要是三貞九烈的女人，咱們還不配消受呢！」

「到底還是上將軍豪爽。」畢庶澄恭維着說：「蘊珊可就有點兒想不開了！」

正在此時，梅蘭芳匆匆的前來，低聲下氣的爲他的同行求情，張宗昌把這事兒答應了下來，並拜託畢庶澄道經天津時，當面向褚玉璞說項，但是，這個歪脖子什麼事兒都好商量，就是不願戴綠帽子，這兩個伶人還是被槍斃了。

對於吃喝嫖賭，張宗昌一生均樂此不疲，行踪所至，秦樓楚館，賭場飯莊，經常出現他那高大的身影，聽到他那聲震屋瓦的爽朗笑聲，而且，此人頗喜熱鬧，具有「獨樂樂不如與衆同樂」的個性，遇到吃喝玩樂的事兒，不計身份地位，經常與部屬喧鬧在一起，簡直是不成體統。

有一次軍行所至，微服前往風化區冶遊，遠遠的有一夥部屬走了過來，眼看張長腿也在這裡晃蕩，竟高呼「立正」口令，一齊向他敬禮，張似怒還喜的壓低了嗓音道：

「你們這群小王八蛋，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，大呼小叫的幹什麼？這又不是兵營，喊什麼口令，來！跟我走！」

大夥兒跟着他一齊玩樂，盡興而回，他就是這樣一個不知遮掩的人。

民國十幾年的時候，風氣漸開，大姑娘家紛紛剪掉辮子，上了洋學堂，濟南也有一所女子師範學校，學生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黃花閨女，張督辦有一天偕同教育廳長狀元公王壽彭，前往巡視，全體女學生都在校園內列隊恭迎，張宗昌非常高興，當場賞了校長五千大洋，這筆錢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，校長婉謝道：

「督辦給學校的經費已經夠用了，何必又要破費呢！」

這就奇怪了，那裡還有人嫌錢多不完，究竟辦教育的人，硬是與衆不同，張宗昌本來想說：「學校辦得不錯，這是獎賞的，儘管放心的收下。」但他是個直腸子，說出來的話竟是：

「我張某人在那兒看娘們也不空手的，拿去吧！」聽起來他此番前來巡視，竟像是「打茶圍」了，弄得校長臉上掛不住，狀元公廳長也不住的搖頭。

按照張宗昌的邏輯推論，既然不知道姨太太有多少，當然更不知自己的子女究竟有多少了。當時只要沾上那麼一點兒邊兒，門口便掛起「張公館」的牌子作爲「護門符」，不要說一般商民不敢去找岔，就是動輒摘起皮帶就打人的「魯軍」，看見「張公館」的牌子，也趕緊繞道而過，連正眼也不敢多看一下，便匆匆而去，彷彿「泰山石敢當」一樣，鎮魔驅邪，靈驗無比。

從「張公館」門裡走出來的小孩子，男的便是張少爺，女的便是張小姐，街坊鄰居無不刮目相看，究竟是不是張宗昌親生的骨肉，他自己壓根兒就漫不在乎，當然，也就無從統計了，有人說大約有百十來個，有人說不止此數，反正是一筆糊涂賬，誰知道呢！

中國歷代一向把文臣武將分得清清楚楚，文臣牧民，武將衛國，各司其事，涇渭分明。自從清代末季太平天國之亂起，州縣糜爛，京畿震動，湘軍轉戰大江南北，朝廷補給不上，不得不設卡抽稅，以應軍需；迨至民國初元，軍閥紛紛各佔地盤，自籌糧餉，北洋政府反而財政拮据，大有「無隔宿之糧」的態勢，那時的各省軍務督辦

，顧名思義只是掌管該省的軍隊而已，事實上却事無大小一把抓，什麼都管，什麼也管不好。

張宗昌在山東，儼然就是一個土皇帝，雖然也有個林憲祖省長，不過是尸位素餐而已。張宗昌在山東當了三年督辦，從來不清楚他應該辦些什麼事兒，於公他祇知道打仗，每戰之後屍骨盈野，兵力損耗則到處招募，有了兵就得花錢，錢不夠，便巧立名目的向老百姓壓榨，有了錢，有了兵，下一場戰事又在醞釀，就這樣打來打去迄無寧日；於私則是盡情的享受，醇酒美人，揮霍無度，生活之豪奢，出手之闊綽，時常令見之者，搖頭咋舌而嘆爲觀止。

民國十四年四月，北廷發表張宗昌督魯，到民國十七年四月間直魯聯軍徹底被擊敗，前後三年，山東人在張宗昌的統治下，怨聲載道，吃盡了苦頭，老百姓忍氣吞聲的在他的淫威之下苟且偷生，當時，歌謠有云：「張宗昌，坐山東，山東百姓受了坑；不怕雨來不怕風，只怕兵來一掃空。」是說明張宗昌的部隊軍紀蕩然，燒殺擄掠無所不爲。另外還有一首歌謠云：「張督辦，坐濟南，也要銀子也要錢；雞納稅來狗納捐，誰要不服就把眼剜。」是說明苛捐雜稅之重，實在已到了難以負荷的地步，誰要是不服氣，嚴刑拷打，剜眼割耳，甚至殺頭槍斃，都是屢見不鮮的事兒。老百姓對張宗昌可說是恨入了骨髓，歌謠又云：「也有葱，也有蒜，鍋裡煮的是張督辦；也有蒜，也有薑，鍋裡煮的是張宗昌！」張宗昌在山東三載，不知道他應該作些什麼？也不明他作了些什麼？豈非大糊塗蛋而何？